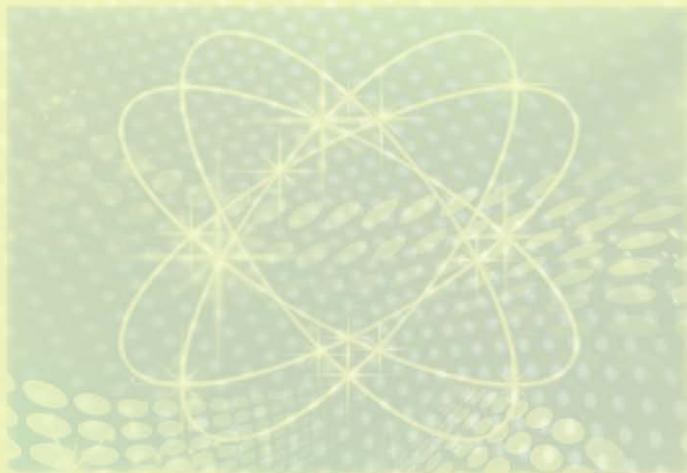


生活漫记

刘仕民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漫记/刘仕民编著.—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347-5864-5

I.生… II.刘… III.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3530 号

生活漫记

刘仕民 著

责任编辑:王广照

责任校对:钟 骄

封面设计:刘 民

出 版: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www.daxiang.cn

印 刷: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1

字 数:313 千字

定 价:26.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二环支路 35 号

邮政编码 450012

电话 (0371)63955319

作者简介



刘仕民,1934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县北部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山村。1956—1960年就读于西北工业大学。曾经从事过三十六年的大、中专学校的教学工作,是国家首批中等专业学校高级讲师。

1978年被河南省教育厅抽调,在汝南师范学校参加教育厅中专处在那里组织的中师物理教材的编写工作。

1987年10月被接纳为河南省物理学会会员,同时受聘担任南阳地区和南阳县两级中等学校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

1988年10月被核准成为中国物理学会会员,所主编的卫星电视教育进修中师参考书《物理习题解》,在1990年国家教委召开的全国中师师训工作会议上参加交流,受到国家教委和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在兢兢业业执教的几十年间,曾经多次被评选为模范老师、优秀班主任和先进工作者。

1996年12月被批准退休。

目 录

自序.....	1
风风雨雨的大学岁月	
1956年8月—1960年5月.....	1
入学杂记之一	
——离家启程.....	2
入学杂记之二	
——许昌候车.....	5
入学杂记之三	
——初到西工.....	8
收到第一封家书.....	10
渭水河边的中秋之夜.....	12
国庆长假逛省城.....	14
寒假归来.....	17
重游古都西安.....	20
暑假日记摘录.....	24
一场不欢而散的象棋比赛.....	32

迁校西安.....	34
第一次在外地过年.....	38
下厂劳动锻炼.....	42
不堪回首的寒假生活片段.....	47
去长安参加麦收.....	49
洛阳寻根问祖.....	51
二十天的暑假生活.....	61
忧心忡忡的除夕之夜.....	63
回到父亲身边.....	65
代课省七技校.....	67
故乡行.....	69
怀念父亲.....	74
最后的一次陕西之旅.....	81

历尽艰辛的教师生涯

1960年8月—1996年12月.....	85
逼上独山.....	86
妻子缝纫梦 今日终成真.....	92
独山抒怀.....	95
重回七技校.....	102
柳暗花明.....	105
天遂人愿.....	110
登杏花山.....	112
出差郑州.....	114
再忆父亲.....	117
叫人怀恋的丁凹村.....	120
忆母亲.....	124
我家的又一个灾难之年.....	131

糊里糊涂而来，糊里糊涂而去	
——构林学习班散记.....	137
重读《桃花源里可耕田？》.....	139
重游方山.....	144
开门办学.....	146
唐河会议.....	149
万沟取经.....	152
焦庄驻队.....	155
参观叶共大.....	158
我的山城生活.....	160
第四次醉酒.....	164
丹江口水库见闻.....	167
到镇平招生.....	169
为期一个月的调研活动.....	171
但愿再来天中山.....	175
除夕之夜的反思.....	177
立碑.....	180
总算盼来了一个团聚的家.....	183
出席新春座谈会.....	187
荆紫关漫笔.....	189
游古隆中.....	194
刘老庄祭祖.....	201
一张意外的“奖状”.....	209
再次登上寺山.....	212
鸡公山游记.....	215

退休后的日子

1997年1月—2009年12月.....	221
建房的苦与乐.....	222

相聚在暮年.....	226
与妻子重游开封.....	228
脱稿《心中的故乡》.....	233
为《情系故乡》一书作序.....	250
多事之秋的羊年.....	253
南中忆旧.....	259
《垂钓人生》读后.....	264
鸭河口水库一日游.....	272
两座古都随笔.....	278
新乡之行.....	285
令人难忘的一次联谊会.....	287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由参加孙女宗杰的婚礼所勾起的一些回忆.....	290
谢谢《郑州晚报》.....	292
在英超住院的日子里.....	294
来去匆匆回南阳.....	298
难忘今宵.....	300
秋夜断想.....	303
家有“小大人儿”.....	307
吉人自有天相 ——从英超的四次跌跤说起.....	314
我的摩托车.....	317

自序

也许是人到老年都喜欢怀旧的缘故,近些年来,回忆录和自传的写作,在离退休的同志当中,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借以消磨时光的新时尚。有“旧”可怀,应该说是一种难得的美好。步入老境的人,胸怀就变得开阔。所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既能容得下恩与怨、爱与恨,也能装得了四海风云和人世沧桑。即便是以往的灾难,现在回忆起来,也会让人感到愉快和舒心。

正是这个原因,我的不少老同学、老同事和学生,在来信和电话中都建议我写一点回忆文字。在他们的心目中,我的人生道路比较艰难曲折,有着几十年的坎坷阅历,有东西可写。但是,我却一直不以为然,没有去想得太多。总是漫不经心似的以家务忙、顾不上为由给予回复。现在回想起来,心里总感到一阵愧疚。我的这种所谓回复也未免有点不近人情。

定居郑州两三年来,家里先后来过不少客人。他们多数是我的学生,也有我的朋友、同学或者他们的子女。其中不少人,都是搞文字工作的。如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袁伦中(《河南通鉴》编委会的总编室主任、总策划)、南阳市四中的高级教师仝宣州(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邮说名山秀水》等六本集邮专著的作者)、河南省司法厅宣传口的干部连欣(去司法厅前为《河南法制报》的记者)、桐柏油田的杨志清(党委书记)、南阳市卧龙区委的周金明(区委办公室秘书科长)、镇平县政府的温金玺(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河南天新律师事务所

左图 | 自序手稿。2009年12月12日深夜，刘仕民为完稿的《生活漫记》一书写下了这篇自序。

自序

也许是人到老年都喜欢怀旧的缘故，近些年来，回忆录和自传的写作，在离退休^的同志当中，已经形成一种借以消磨时光的新时尚。有“旧”可怀，应该说是一种难得的美好。步入老境的人，胸怀就变得开阔。所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既能容得下恩与怨，也容得下爱与恨；也能装得了四海风云和人世沧桑。即便是以往的灾难，现在回忆起来，也会让人感到愉快和舒心。

正是这个原因，我的不少老同学、老同事和学生，在来信和电话中都建议我写一点回忆文字。在他们^的心目中，我的人生道路比较艰难曲折，有着几十年的坎坷阅历，有东西可写。但是，我却一直不以为然，没有去想得太多。总是漫不经心似的以家务忙，顾不上为由给予回复。现在回想起来，心里总感到一阵愧疚。我的这种所谓回复也未免有点不近人情。

定居郑州两三年，家里先后来过不少客

的高级律师王永梅、《今日消费》周报的首席记者曲平、李昆和《东方今报》的见习记者景滢颐等。他们在同我的谈话中,不约而同地都在向我进言:老年人不能让大脑老闲着,必须坚持经常用,使之经常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健忘、反应迟钝和老年痴呆。我想,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稍有健忘倒没什么,但反应迟钝和痴呆都是非常可怕的,我从来不愿沾上一点边。由此,便开始在我的心中渐渐萌生了撰写一本回忆录的念头,意在加强大脑的锻炼和活动。

尤其是前不久来家做客的马桂馨(她是三十年前我在内乡师范教过的一名学生,现在河南省教育厅工作)和她的爱人吴东水(在《河南教育》杂志社担任中层领导多年),当他们看到我刚刚写完的一篇日记,并且得知我从上个世纪的后半叶开始便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后,几乎异口同声地对我说,从以往的日记当中挑选出一部分比较重要的篇目,稍加整理,便是一部内容非常充实而丰富的回忆录。我觉得,东水夫妇的这一番话,则是促使我写这一本书的又一个很重要的起因。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政治风云变幻的环境里求学、教书和生活,总会有不少艰难痛苦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为我家的晚辈、我的朋友和我的学生所关注,确实是很值得写出来的。同时,又想到岁月不饶人,身体素质一年不如一年,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今自己已经七十六岁高龄,前景难料,还是现在动笔吧。好在我的大部分日记仍保存完好,整理起来也不难。于是,便打定主意开始写了。

记得,在明、清两个朝代不少文人所撰写的文章中,都提到过老年人的一个共同特点:“记远不记近”。前一天某人说过的某件事,总回忆不起来;而几十年前所遇到过的某一件事一经提起,就如在眼前。古人的这种观点,倒也是对的。不过,对于我来说,却不完全都是这样。

我平时所写的日记,属于个人隐私,内容全部真实。白纸黑字,都写得清清楚楚,并且叙中有议。但在这次一本又一本翻阅、一篇又一篇抄录整理的过程中却发现,其中不少篇记事竟被我忘却得一干二净,都像是从未经历过一样。比如在西安读大三时的1959年到长安县堰东村参加麦收,再如在内乡师范教书期间的1975年去叶县共大参观学习,等等。为此,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

地苦苦搜寻记忆,最后才算勉强找回一点点极其模糊的印象来。

以往所写的日记,文字简约者居多。大都是把自己每天所遇到的以及自己所做过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并且也常常把自己对当天的所见、所闻的感想诉诸文字。但是,限于时间紧迫,更限于自己的文字水平粗浅,写出来的东西很难做到语言流畅和修辞得当。不过,为了不让它太走样,在这次整理时,基本上无大的更动,未曾在文字表达、结构叙述这些技术层面上去多加斟酌和推敲。我觉得,过去写的日记,不管写得怎样,还是保持原汁原味的好,更有其阅读的价值。

这本日记集的书名,仍沿用过去我给自己的日记所取的名字:“生活漫记”(以往所有的日记本的封面或扉页上,我都题写有这样四个字)。我认为,这本书的书名,只能是“生活漫记”,它是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按照时间顺序,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说它是一本记录个人生活的流水账倒像,还根本说不上是一部回忆录。不过,它也确实已经和回忆录沾上了一点边。因为《漫记》中所记写的一切都成了历史(最近写的几篇日记除外),对自己来说则是一些永远忘不掉的记忆。我想,如果真的要拼时间、花工夫,把过去所写的日记改写成一部像模像样的回忆录,似也不必。掏心窝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写回忆录的心思,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一直没有忘记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见《朝花夕拾》一书的小引)。

《漫记》一书中所收集到的日记,连同1957年的《暑假日记摘录》中的一束日记在内,还不足九十篇(当然,其中不少篇都是经过合并处理的),充其量只不过二十几万字。就其篇幅而言,还远远不到几十年来所写日记的百分之一,但是它的涉及面却很广。从半个世纪之前我在陕西的咸阳和西安两地求学的遭遇,到1960年辍学归来之后在南阳各地工作的经历,以及1996年年底退休后十几年来我和家庭的生活情况,等等。我觉得根本用不着再抖搂出来更多的“家底”,滥竽充数,用以扩大这本书的篇幅。

也许是我出生并且在那里度过童年的地方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村的缘故,我从小就对山、对水有着极好的兴致。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不会放弃游山玩水和观赏名胜古迹的机会。尽管我的人生道路非常坎坷和曲折,但是这种兴致却

一直没有改变。在这一点上,我还是非常欣赏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一句名言:“人生是由一串无数的小烦恼组成的念珠,达观的人总是笑着数完这串念珠。”为人就应有“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观天边云卷云舒”的达观心境。正是受这种心境所支配,在这次日记的抄录整理时,有关游记的内容仍占有不少的篇幅。这些游记,记录了我大半生的萍踪足迹,同时也记录了我当时的见闻和感受。我把翻阅这些游记看成是一种人生享受。我觉得不需要花一文钱,便可以让人神飞心驰,旧地重游,实在是其乐无穷。

如前文所说,《生活漫记》虽然内容不多,但是它已经能够比较系统地记录了几十年来我的生活历程和精神世界。它像一条时光倒流的漫长隧道,让我重回当年,重温如烟如雾的一桩桩往事,再现了我在人生旅途中不少片断的历史场景。我觉得,阅读它,就能够使我消磨时光,受用终生,感悟人生中的悲欢离合,回味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我已经知足了。如果没有它,我就以为将是人生的一大缺憾。

还需要说明的是,这几十则以自己亲身经历为题的日记,完全依照时间顺序排列前后。每一篇日记都是沿着当时的思路撰写的,有一些人和事难免在文字中重复出现。在前些日子着笔整理时,我仅对其中明显多余的给予必要的删节。有的谅无大碍,仍让它原封不动的保留了下来。今天夜里,在这本日记集整理完稿之后,我乘兴写下以上这点文字,权作它的序言。

2009年12月12日深夜于郑州

风风雨雨的
大学岁月

1956年8月—1960年5月

● 入学杂记之一

——离家启程

※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进入八月中旬以来,我几乎每天都要往邮政所跑上一趟。几天前,终于在我们全家人的期盼中收到了西北工学院给我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今天下午,妻子英超送我离家启程,前往迢迢千里之外的西工所在地——陕西咸阳。与我们一道上路的,还有去武汉上学的高鸿庆。他是我读小学时的一位同班同学。

儿行千里母担忧。对我这个第一次出远门的儿子,父母亲都放心不下,一直送我到东寨外老远处才依依惜别。在送别的路上,父亲出于对我学业的关心和勉励,还给我讲述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句孟夫子的名言和古人“头悬梁,锥刺股”读书的故事。他老人家望子成龙的亲情,将使我永远铭记在心,并愿传之于晚辈。

初秋的阳光,透过道旁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槐树顶,稀稀落落地洒在通往南阳的公路上。一阵阵凉爽宜人的西风,不时从身后吹过来。它吹拂着我头顶蓬松的黑发,也吹拂着我心底零乱的思绪。

从家门口到南阳城这段三十华里的土公路,我在南阳中学读书的六年间不知走过了几百个来回。无论是独来独往,也无论是与他人结伴,但凡在这条熟路上行走时,那感觉却都是一样的,就是匆匆赶路的感觉。但这次与英超结伴而行,望着她那略显憔悴却不失文静清秀的面容(人若其名。妻子原名赵文秀,“英超”是她同我结婚后我给取的名字),听着她那一句句要我“学会照顾自己”

左图——1951年冬，赵英超在南阳
市留影。这是她的一张最早的照片，
因而非常珍贵。尽管年龄只有十
六岁，但穿着却十分老到庄重。

右图——1960年8月，刘仕民在南阳
县王村小学毕业时留影。虽然还
不足十六岁，但是眼睛里却已经充
满了对未来人生之路的怅惘。



和“莫忘勤写家信”的再三叮嘱，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我心头触动了一下。不知怎的，我们结发以来共同度过的难忘岁月，一桩桩记忆犹新的往事，又重新在我的脑海里浮了上来。

六年前的农历三月十六日（公历五月二日），是我和英超结婚的大喜日子。那天一大早，朝霞绚丽，春风荡漾。在一片欢庆的鞭炮声和乐曲声中，当英超双手捧着一大束娇艳欲滴的红玫瑰，从大花轿里走出来时，我家的院里院外乃至三里长街（英超乘坐的花轿自东向西穿街而过）人声鼎沸，已经聚集了足足好几百人。他们一个个满面春风，热烈鼓掌，欢迎这位肤色白净、仪容不俗的新娘子。

大约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家院子里又响起了一阵十分清脆的鞭炮声。在男女宾相的分别陪同下，头戴毡礼帽、身着灰长衫的我，同头戴花冠、身穿上轿衣（旧时新娘装：红袄绿裤）的英超一起踏上了红地毯，举行了“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最传统的旧式结婚典礼。接下来的程序是：夫妻对拜，向证婚人叩拜和向全体来宾叩拜。

院里院外又爆发出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

回忆到这里我只想笑。那时节，我和英超都还是懵懵懂懂、稚气尚未脱尽的毛头孩子。我刚过十五岁半，英超还小我一岁。二老双亲为我们所操办的那场颇为体面的婚礼简直像是一场梦，也更像是一场戏，让人啼笑皆非！其实，英超和我的早婚，就正是冲着当年实行“土改”的历史背景而上演的一幕人人心知

肚明的闹剧。

成家前,我还是一名正在读六年级的小学生。六年后的今天,我已经读完高中并且“金榜高中”,成为一名新的大学生,未来的工程师。应该说,这种天壤之别的角色转化,离不开妻子英超多年来的默默支持,是她一手成就了自己。

在街坊邻里中,英超出名的贤惠。成家后,我一直趴在学校里的课桌上埋头读书,家中的事儿基本不搭手。侍候父母、照料孩子(我刚升入高中的一九五三年农历九月十三〈公历十月二十日〉,长子少宇出生,英超时年十八岁,当上了年轻的妈妈;我高中毕业前夕的一九五六年农历二月初六〈公历三月十七日〉,次子少先出生)、家务、农活,都是由她一肩挑。英超聪明能干,把我们的一个家操持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深得父母的赞赏。在家里,她不仅是一位好儿媳、好妈妈,还是一位很会细心体贴丈夫的好妻子。每次我去学校,她都会为我把行装准备好,大到衣服、被褥,小到牙刷和钢笔。为了让我集中精力学习,她从不让我自己动手洗衣服。每个周末我换下来的衣服她都一一洗净叠好,等到下个周末再带走。

……

英超的吃苦耐劳,一直十分感人。在今天赶往南阳的途中,除先后在十八里岗和百里奚两个坡顶作短时间休息外,我那沉甸甸的行李一直压在她瘦弱的肩膀上。为了怕我受累,任凭高鸿庆同学和我一再地左说右劝,磨破嘴皮,她也不肯放手。她完全忘记了自己刚生过孩子不久尚未完全康复的身体,也忘记了自己双脚尚未真正痊愈的疖疮。直到进入城区走过西关吊桥,她的腿脚拐了起来,走路显得很吃力时才不得不让我扛上。望着她那满脸的汗水和被汗水浸透了的衣服,我的眼睛湿润了。尽管高鸿庆同学和我肩并肩地走着,我还是十分动情地说出了很久以来一直埋在我心底的一句话:“英超,你辛苦了!这些年来,你为我付出得实在太多了……”

● 入学杂记之二

——许昌候车

※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从前天下午赶到南阳(在东关汽车站附近的迎宾旅社宿夜),一直到昨天上午九点半之前,英超和我都无时不在为车票难买而犯愁。幸好在车站遇上了在南阳中学读初中时和我同班的周道谦同学(他的妻子在南阳军分区当保姆),拜托一位军人帮我买到了一张当天上午十点钟发车的“代客车票”,这才使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汽车的运行,更是艰难重重。刚刚驶出南阳城区几公里,就被涨了半槽水的白河拦住了去路。为此,在河边等待水落长达四个多小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汽车抵达旧县河时又遇到了山洪暴发,不得不再次停车。约略算了一下,不足二百公里的路程,竟用去了十三四个小时。到达许昌时已经接近午夜,我只好把车站当做旅店。

经受了十几个小时代客车的长途颠簸(所谓“代客车”,实则一辆大卡车。车上无座位,乘客或立或蹲或坐。我一直坐在我的随身行李上),应该是“春眠不觉晓”,一觉睡到大天亮了。然而东方刚刚发白,我就睡意全无,迅即翻身“起床”,离开了“旅店”。

在中原大地上,许昌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城。早在西周和春秋时为许国地,秦时置县。真正让它扬名天下的,则是东汉末年(公元196年)“曹孟德移驾幸许都”,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许昌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悠久的